

莫道才 主編

發刊詞 ◎ 莫道才

駢文理論與駢文史研究

沈約的審美觀與駢文創作實踐 ◎ (中國香港)何祥榮

《文選》與晚明時期駢文的復甦 ◎ 李金松

南宋李劉駢文與杜詩 ◎ 沈如泉

論清初駢文語言革新及其現代性——以章藻功為例 ◎ 張明強

《駢體文鈔》李、譚評點的理論旨趣與文學史貢獻 ◎ 路海洋

論彭兆蓀的駢文思想 ◎ 張作棟

黃金臺駢文略論 ◎ 王正剛

域外駢文研究

中國駢文的聲律 ◎ (美國)林德威

韓國的駢儷文研究與現況 ◎ (韓國)朴禹勳

試論駢文在日本的傳播序論 ◎ (日本)道坂昭廣

新加坡近代駢文舉隅 ◎ 譚家健

總集文獻敘錄

《八家四六文鈔》[九卷]較經堂刊本 ◎ 張作棟

《駢體文鈔》敘錄 ◎ 孫麗娜

民國駢文研究文獻

錢鍾書《上家大人論駢文流變書》述論 ◎ 莫山洪

李時《駢文研究法》述略 ◎ 莫山洪

民國文獻選刊

上家大人論駢文流變書 ◎ 錢鍾書

駢文研究法 ◎ 李時

文獻目錄與研究索引

中國古代駢文集書目輯錄 ◎ 鍾清

1949—2016 臺灣駢文研究目錄 ◎ (中國臺灣)鄭芳祥

學術綜述

新世紀以來國內駢文研究述略 ◎ 尹華君

駢文研究

[第一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駢文研究

莫道才 主編

[第一輯]

· 桂林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駢文研究. 第一輯 / 莫道才主編.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495-9937-0

I. ①駢… II. ①莫… III. ①駢文—文學研究—中國 IV. ①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45159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湖南省衆鑫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長沙縣榔梨鎮保家村 郵政編碼：410000）

開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17 字數：340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6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駢文研究文獻集成》（15ZDB068）資助成果

廣西特聘專家崗專項經費資助成果

瀕江學者團隊專項經費資助成果

《駢文研究》編輯委員會

主 編 莫道才

顧 問 饒宗頤 孫昌武 譚家健 簡宗梧（中國臺灣）

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 美國）

編 委 于景祥 曹 虹 鍾 濤 莫山洪 呂雙偉 劉 甯 李金松

林德威（David Prager Branner 美國） 道坂昭廣（日本）

朴禹勳（韓國） 黃水雲（中國臺灣） 何祥榮（中國香港）

鄭芳祥（中國臺灣）

（排名不分先後）

編輯部

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中心（國學中心）

主 任：莫道才



發刊詞

駢體之興，乃中國古代文學之獨特文化現象；駢文之學，自劉勰《文心雕龍》而逐漸興旺。然古無專門之學，多附著於諸種話體批評之中。近代以後，漸成專門之學。《六朝麗指》將傳統之評點批評轉型，《駢文通義》著近代研究之先鞭。《駢文指南》雖重在關注創作，而有研究之意味。劉麟生《駢文學》奠定專門學科之名。而其《中國駢文史》開修史之先河。民國時期，舊學向新學轉型、西學與中學爭鳴，駢文研究於焉大放異彩。之後沉寂，人莫敢言之。近四十年來，駢文研究漸次興盛，《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等刊物設有研究專欄，駢文研究論文論著日盛，國家社科項目資助日多，逐漸成為顯學之勢。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駢文研究文獻集成》更是以空前力度支持駢文研究文獻整理。為進一步推動駢文學研究之發展，特創立《駢文研究》集刊。本刊為駢文研究學界提供學術文獻信息交流，亦是海內外駢文學界駢文研究成果發佈之平臺。

本刊將結合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研究刊發研究團隊以及駢文學界之研究成果，刊發研究資訊、文獻整理，以及海外之文獻刊佈。設立“駢文理論與駢文史研究”“域外駢文研究”“總集文獻敘錄”“民國駢文研究文獻”“駢文研究學術資訊”等欄目。

本刊暫定為年刊。每年出版一輯。歡迎海內外專家賜稿！

歲在丁酉莫道才識於桂林

目 錄

發刊詞 莫道才

駢文理論與駢文史研究

- 1 沈約的審美觀與駢文創作實踐 (中國香港)何祥榮
- 14 《文選》與晚明時期駢文的復甦 李金松
- 23 南宋李劉駢文與杜詩 沈如泉
- 34 論清初駢文語言革新及其現代性——以章藻功爲例 張明強
- 48 《駢體文鈔》李、譚評點的理論旨趣與文學史貢獻 路海洋
- 59 論彭兆蓀的駢文思想 張作棟
- 70 黃金臺駢文略論 王正剛

域外駢文研究

- 81 中國駢文的聲律 (美國)林德威
- 119 韓國的駢儷文研究與現況 (韓國)朴禹勳
- 135 試論駢文在日本的傳播序論 (日本)道坂昭廣
- 147 新加坡近代駢文舉隅 譚家健

總集文獻敘錄

- 157 《八家四六文鈔》[九卷]較經堂刊本 張作棟
- 166 《駢體文鈔》敘錄 孫麗娜

民國駢文研究文獻

- 176 錢鍾書《上家大人論駢文流變書》述論 莫山洪
- 184 李時《駢文研究法》述略 莫山洪

民國文獻選刊

- 188 上家大人論駢文流變書 錢鍾書
- 190 駢文研究法 李時

文獻目錄與研究索引

- 205 中國古代駢文集書目輯錄 鍾濤
- 237 1949-2016 臺灣駢文研究目錄 (中國臺灣)鄭芳祥

學術綜述

- 253 新世紀以來國內駢文研究述略 尹華君

沈約的審美觀與駢文創作實踐

何祥榮

內容摘要：本文的重點有兩大部分，一是側重探討南朝重要文學家沈約的駢文審美理論；二是析論其駢文創作與理論實踐之關係。就沈約的審美觀而言，其與駢文修辭多有相關，包括詩與駢賦同源論、文質論等。詩與駢文同源於《楚辭》，與《楚辭》有一定之繼承關係。沈約也認為“文”與“質”同樣重要，從其對漢魏的詩賦家評論可知，他對藝術內涵及形式並重。而從現存的沈約駢文作品中考察，可知他的駢文創作有着瑰麗意象、睹物興情、隨想式的構思、對偶與音韻並用等藝術特徵。他側重辭採、事義、句韻、光影等元素，更促進南朝駢文的語言形式美，對南朝駢文特色的形成，不無貢獻。要之，通過對沈約駢文的深入考察，冀能彌補南朝駢文理論史與創作發展史之不足。

關鍵詞：詩賦同源論；文質論；審美意象；駢賦音律；三易說

一、引論

沈約(441-553)，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是“竟陵八友”之一，也是永明文學中的代表人物，尤以“四聲說”的確立，對文學發展貢獻良多。沈約不僅創作詩，也創作駢文，在詩歌理論方面，也有特殊貢獻。從《宋書·謝靈運傳論》可以窺見沈約評論文學作品的準則。過去對沈約文藝觀的研究，多側重在其詩歌審美方面，較少注意其與駢文審美理論與創作的關係。本文卻側重探討沈約的文藝審美觀與駢文修辭的關係，加以闡釋沈約的駢文代表作品，考究他對其審美觀的實踐程度。

今存沈約集中有不少用駢體寫作之文，亦有不少散體之文，可謂駢文、散文兼善。故沈約的文章不像江淹、任昉，以駢體為主。除了詔、敕、令、表、奏、議、啟，用散體寫作外，其賦、論、記、序、銘、碑、行狀、願疏、講疏等，均有以駢儷的形式進行創作。沈約是永明聲律說確立的人物。然而，除了聲律的運用之外，沈約還有其他的審美理想較少受人注意。例如，文章三易說；以辭采、句韻、光影作為雕飾美的要素等。這些審美理想，在沈約的一些駢文之中，均有一定程度的體現。

二、沈約的審美理想與駢文修辭

1. 詩賦同源論

沈約對文藝的審美理想較多見於《宋書·謝靈運傳論》。從文獻中對作家、作品的評論可見，其審美對象，雖以詩為主，但也包含賦。其論漢魏以後的文學發展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既然明言“詩史”，則知此文的評論對象，主要是詩歌。兼之“六義所因，四始攸繫”，把《詩經》放在文章的最前端，正是說明沈約是以《詩經》為最早的詩歌藝術源流。但文中也提及“屈宋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及後又評論了漢賦家“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則知沈約所論也兼“賦”。

沈約詩、賦兼論，是由於沈約認定了《楚辭》是古典詩歌的藝術源流。故明言屈原、宋玉，是“導清源於前”，然後漢賦家繼作。從中可見，沈約認定了“賦”與“詩”兩種文體的融通。事實上，“賦”可說是詩化了的“文”，兩者在美學上本來即有融通之處。“駢賦”作為賦體文學的其中一種門類，同時也是駢文的其中一種類型。加以駢文與賦同樣是詩化了的文體，因此，《宋書·謝靈運傳》所論，不僅適用於詩，用之於駢文，其實也無不可，也是合情理的。

2. 沈約的文質論與駢文修辭

沈約的二元論也在於對“文”與“質”的掌握。即藝術形式與內涵並重，成為沈約評論詩歌的一大準則。沈約認為創作主體的素質，包含源自天地自然的靈氣，故《謝靈運傳論》云：“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沈約重視作家內在氣質的流露，因此在評價前人時，也着眼於這點。在評論漢賦發展至後期的流弊，便說：“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在讚賞曹植、王粲之時，則云：“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美當時。”而內在的氣質，也應與外在的形式相配，取得平衡，不能偏廢，在評論建安文學時，特為讚賞曹氏三父子，原因是他們的作品，符合文質兼美的理想：“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披質。”

沈約的本質論，除了上述的“氣”之外，尚有“情”、“義”與“理”作為作品的藝術內涵。故在讚賞漢賦家張衡時，也說：“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張衡的作品，能以抒情多變取勝。而賈誼、司馬相如的作品，則以“義”取勝，“高義薄雲天”，是指他們的作品，內容的含義豐富、充實，有價值，故為優。至於班固更是以“情理”兼備取勝，故云：“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可見，情、義、理之充實與否，成為評論作品的重要標準。反之，像東晉時期，玄風滲透於文學，導致作品的藝術內容貧乏，是不可取的，故云：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

於此再次揭示，沈約以形式與內涵並重，東晉缺乏的是“道麗”之辭，“道”應是指內在氣質的力度；“麗”應是語言形式的雅麗。

至於藝術形式方面，沈約特別強調“對偶”、“聲律”與“藻飾”，正是駢文修辭五種形態中的其中三種。《謝靈運傳論》云：“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升降謳謠，紛披風什”，當中“剛”、“柔”、“喜”、“愠”，均是反義，正符合駢文學理論中牽涉“對偶”的陰陽對稱原則。這也說明爲何永明文學的新變，其特點是“對偶”運用的加強。因此沈約除創作詩歌外，也迎合當時的創作趨向，重視對偶文的寫作，在文章中加以駢儷化。

在《傳論》中也提到“藻飾”的重要。他讚揚屈原、宋玉、賈誼、司馬相如是文質兼美的典範。他們除了有高尚的內容義理外，更有英偉的辭藻，故云：“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另一組可以作爲文質兼美的代表，是三曹父子，“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披質”，曹操三父子作品的可貴之處，在於藻飾特別豐盛，再加以充沛的情感。沈約也特別提及駢文藻飾修辭中的“色彩藻飾”，《傳論》：“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異律呂，各適物宜”，故沈約把色彩藻飾與音聲流暢相提並論，可見他重視藻飾修辭，與音韻運用，共同成爲藝形式美的重要元素。在沈約的《報王筠書》也說：“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可見，沈約評詩的一些準則，包括藝形式上的光影和音韻，王筠的詩，深得沈約賞識，正在於聲韻和諧自然，充斥於詩句之中，光與影的藻飾，也充分表露於字裡行間。

沈約確立了四聲，促使他對文章的音韻重視。他讚賞潘岳、陸機，原因是在聲韻方面的表現，“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潘陸作品的“音律”是與前人有特異之處，並且能“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逸響”，“高韻”都是重聲韻的明證。因此，他讚美曹植、王粲等人能以學習前人在音韻運用的長處，“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因此，他具體地說明理想的音韻運用準則：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前人對此有不同理解，有的認爲是指音韻的平仄相間運用，有的認爲純粹是音值的高與

低。如顧炎武的《音論》、錢大昕的《潛研堂集》、陳澧《切韻考》，均主平仄說。劉躍進認同郭紹虞之說，認為所謂浮聲、切響等並非完完全全等同平仄，但也不是與平仄全無關係。^①不論怎樣，其重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要求作品的音韻運用要多變化，字音調值相同或相近的不宜放在一起，而是該用間隔的方式，使作品的音韻具有高低抑揚的起伏變化，作品才具備音韻之美。這也是評論文章首要認識的重點。體悟了這點，才有資格談論文章。他也補充一點，就是音韻的運用，應自然天成，不應過於人工化的雕鑿：“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而要達至自然天成，便須留意音聲與情志的配合得宜，故沈約的《答陸厥書》亦云：“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律呂等音韻運用，應配合天機，純其自然，隨着文意的表達，配合適當的音韻運用，便可達致自然流暢。音聲也應配合情感的抒發，不同的類型的情志，配以不同風格的音韻，也可達到自然美的理想，否則音韻的表現便會受到窒礙。

三、沈約駢文的創作實踐

（一）沈約駢賦的審美特徵

沈約今存賦作十一篇（見《全梁文》），除了《郊居賦》之外，其餘俱為短篇。句式運用方面，十一篇俱以對句為主要的寫作形式，可算是押韻的駢文，因駢賦也是駢文的一種門類。

1. 瑰麗意象

《擬風賦》是集中最短的一篇，為《藝文類聚》所收，只有七句，有可能是殘篇斷章。就僅存的賦文仍可窺見其遊仙的意味：“時卷瑤臺翠蓋，乍動佚女輕衣。此蓋羽客之仙風也。”其餘雖只四句，卻體現綺麗文風：“若夫搖玉樹，響金扉。拂九層之羽蓋，轉八鳳之珠旂。”其中“玉樹”、“金扉”為梁代駢文家喜用的對偶類型中的“金玉對”；“羽蓋”、“八鳳”、“珠旂”也是梁代駢文家慣用的瑰麗意象。

《擬風賦》提及“羽客仙風”，甚具遊仙氣息。沈約的駢賦出現遊仙的意味，與其服膺魏晉神仙道教有莫大的關係。沈約家族早與道教結緣。沈約本人雖然崇尚佛法，然其尋仙問道之意，卻同時並存。其好友陶宏景即為師承葛洪一派的神仙道教。其《與陶宏景書》亦一再表露其渴慕問道的心跡：

憑星夕臥，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曖焉難睹。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

^① 劉躍進《永明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0-121 頁。

對於陶宏景在道教方面的修行，似乎也暗存傾慕之意：“先生糠粃俗流，超然獨遠。烈電羽帶，摠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闕。”可惜今存《擬風賦》的句子不多，否則或能更深入窺見沈約對於道教的看法及遊仙賦的創造。

此外，沈約以前已有用“風”作為賦篇的主題，如宋玉、晉湛方生、陸沖均寫有《風賦》^①；南齊謝朓則有《擬宋玉風賦》。宋玉《風賦》旨在描述大王之風與庶人之風，比興的意味較多，沈約《擬風賦》則純為仙風的敘述。晉人兩篇《風賦》側重描繪風的特質，故多從自然界的現象着眼，富於自然氣息。相比之下，沈約能從遊仙的角度着眼，顯出其設想奇特之處。兼之，運用當時流行使用的瑰麗意象，更使其賦作顯出與前代不同的特色。

沈約又有《麗人賦》以描繪女子容貌與動態為主要的內容。與江淹《麗色賦》及《水上神女賦》比較，更可窺見二者寫作方式的相異之處，說明二者分屬於兩個不同的藝術系統。沈約《麗人賦》篇幅短小，只用一小段以表述內容。江淹兩篇則仍保留長篇的體製，依其內容分段，《水上神女賦》有四段；《麗色賦》則有十段。賦由漢魏發展至南朝已由長篇大賦向短篇小賦轉化，江淹保留舊有之形式而沈約則已接受並實踐賦體於體製上的新變。事實上江淹大部分賦作均非一段構成之短篇，沈約則除《郊居賦》外，均屬短篇。固然，這也許與《藝文類聚》收錄沈約賦篇時，有所刪節有關；又或沈約本來的作品已有部分遺佚了。《全梁文》所收錄的沈約賦作，都是錄自《藝文類聚》的。因此，未知沈約賦篇的篇幅短小，是否沈約本人刻意採取短小的形式寫作。但在寫作方式方面，則二者有顯著的不同。江淹兩篇駢賦在刻劃女子外貌丰姿之外，更加插不少大自然景物的描述，甚至如《麗色賦》加插弟子與巫史的對話，似乎並未集中女子麗色的描繪。沈約《麗人賦》則更為集中於描繪女子的容貌與動態。故就二者藝術表現而言，則江淹兩篇賦作顯得冗贅，不及沈約節奏明快，主題突出。江淹駢賦有深刻模擬屈宋辭賦的痕跡，此兩篇亦不例外，如《麗色賦》的造語，不少來自屈宋辭賦中，如“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進也，如彩雲出崖”即酷似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類似之例仍存在不少。沈約《傷美人賦》則體現更多擺脫古人的痕跡。漢魏以來不少刻劃美人的賦篇，均有以禮節情之句，使情歸於正，如司馬相如《美人賦》：“臣乃服於內，心正於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蔡邕《青衣賦》：“關雎之潔，不蹈邪非”；阮瑀《止欲賦》：“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陶淵明《閑情賦》：“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等。沈約則擺脫以禮約情的舊套，言思念美人之情，毫不忌諱：

思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含歡之芳褥。言歡愛之可永，庶羅袂之空裁。

^① 陳元龍輯《歷代賦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

梁陳艷情小賦言情亦多坦率直露，沈約雖然未必是開啟此等風尚的第一人，卻未嘗不是梁陳艷情賦的先導之一。由此亦可窺見江淹與沈約的賦作，前者較多擬古，後者較多開創；前者接近屈宋辭賦的藝術系統，後者則為永明以後，文學新變的代表。

2. 睹物興情

沈約又有《潛塗賦》及《憫國賦》是兩篇抒述個人情懷的駢賦。《潛塗賦》是作者睹物興情，面對“窮渚”與“長嶼”，有感於個人命途多舛，前路茫然：

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懼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遠，知餘思之方阻。……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

這篇賦很有可能是作於離開家園的途中。《憫國賦》：“余生平之無立，徒踈馳以自閑。”回顧沈約的一生，多周旋於齊梁二代的政治風雲之中，肩負着振興破落家族的重要使命。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沈約並非一帆風順。沈約雖曾得到蔡興宗與文惠太子蕭長懋的賞識，卻得不到齊武帝見重，《南史·劉係宗傳》載：“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①入梁，表面雖為開國重臣，實際上卻為權臣朱異所牽制，得不到梁武帝重用。《南史·沈約傳》又載：“約久處端揆，有志臺司，論者咸謂為宜。”結果，竟然大失眾望：“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②而沈約數番於言語上得罪武帝，更使其仕途難以愜意，例如：“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③如《郊居賦》所云：“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正好作為沈約失意於梁武帝的佐證。可見，沈約對於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到坎坷，或由於其功名慾望得不到滿足，更有乖重振吳興沈氏的重任。凡此均為沈約人生悲感的來源。《憫國賦》所抒之情，又有感於周遭的政治環境：“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疏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充分表露一種有感於危難時代的怖慄意識，是齊梁時代慣見的心態表現。沈約一生，多在充滿危懼意識的時代氛圍中渡過：“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可謂沈約悲劇人生的寫照。尤以沈約晚年多番在言語上冒犯梁武帝，使之憂心忡忡，終於因為恐懼過度而卒：“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裝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南史·沈約傳》）

沈約亦有以植物為主題的賦作。《潛衰草賦》抒情與寫景結合，“雕芳卉之九衢，賁靈茅之三脊。”作者既為花落草衰而心傷，亦為時光的流逝而悲嘆：“既傷簷下菊，復悲池

① 唐李延壽撰《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927頁。

② 唐李延壽撰《南史》，第1412頁。

③ 唐李延壽撰《南史》，第1413頁。

上蘭。飄落逐風盡，方知歲早寒。”句式方面，此篇更像一首五言詩，三十句之中有一句爲三言，四句爲六言，其餘皆爲五言，是沈約諸作中詩化最強烈的駢賦。

3. 隨想式的表現方式

《郊居賦》是沈約賦作中最具特色的一篇。形式上是漢代大賦的長篇體製，在內容方面卻突破漢賦司空慣見的內容。謝靈運《山居賦》亦屬長篇，寫作手法則仍然因襲漢賦常見的模式，即按照空間方位的順序以鋪陳描寫。沈約則於內容與寫作手法方面，均已擺脫前人而較有個人獨創。《郊居賦》可謂沈約所開創的一種隨想式的表達方式，結合抒情、寫景、紀傳、紀事、詠物等內容。庾子山《哀江南賦》亦以抒情、紀傳、紀事的不同片段交織而成。追本溯源，沈約《郊居賦》可謂庾子山的先導。

依照《郊居賦》的內容大意，約可分成十一個部分^①。要之，均不離社會、人生與自然界三方面。賦中出現反映現實與關懷百姓之句，雖然着墨不多，然處於齊梁“采麗競繁”的審美風尚之中，此等藝術內容卻彌足珍貴。作者追述東昏侯寶卷的黑暗歲月：“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陬所不記。”對於東昏侯自然是深惡痛絕。對於當時命同獸餌的廣大百姓更是憐惜：“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窮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戕。”又於追憶東晉隆安年間，屍橫道路的慘況：

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奔於衢路。

作者不由得望天而嘆：“大地廣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賦中又追述作者家族的興衰史：“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體現出以賦紀事的特點。庾子山《哀江南賦》也有追述先世的內容，也許受到《郊居賦》的啟迪。作者寄居郊外，容易引起對人生的思考與聯想。作者雖然一再強調歸隱之願，如“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卻又有：“競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之嘆。出仕與退隱依然是作者心中的一大矛盾。作者又往往即目興情，時而引發人生易逝的感慨，時而睹物思人，緬懷亡友。“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塚而流眄”，“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蔥楚。”面對郊居周遭的高塚與陵墓，不由得慨嘆生命的脆弱：“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露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當目睹“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不禁感念曾經有恩於己的文惠太子蕭長懋，如今亦已撒手人寰，因而“睇東嶺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凡此傷時感舊的情緒，顯得沉痛深摯，處於魏晉以後，生命朝不保夕的年代，特別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因而大爲增強文章的抒情色彩。賦中又加插不少對自然景物的描繪，顯示作者對大自然的熱愛，或爲作者意欲退隱的原因。

^① Richard B. Mather, The Poet Shen Yue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6.

作者除了使用個別的段落以寫景之外，又採用詠物小賦組合的形式，對郊居所見的植物和動物進行描繪，如詠水草云：“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餐嘉實而卻老，振羽服於清都。”詠陸草則云：“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詠林鳥則云：“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詠水鳥：“翹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詠魚：“碧鱗朱尾，脩顙偃額。”詠竹：“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凡此均顯得細膩動人，富於詩情畫意。這是借助詠物的組合，使文章的藝術內涵更形豐富。

綜觀全篇，其內容均為衆多不同的細小片段所交織，藉着不同片段的轉換，時而抒情，時而寫景，使其內容表現，不致過於單調與呆板，無疑為此篇結構上最為突出之處，於梁陳衆多賦作之中，亦較為罕見。此等手法正是庾子山所承繼與總結。

4.對偶與音韻運用

總括沈約賦作除《郊居賦》外，在句式運用方面全為單句對：

句式	數量
三言	1
四言	26
五言	18
六言	46
七言	1

反映出四字句與六字句是沈約最常使用的句法。原因之一，在於四言與六言句較易表現音節之美，正如劉勰所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同時亦反映出梁代前期的一些作家，對四言及六言對的偏愛。沈約既標榜自己在音韻方面的成就，又一再強調音韻在文章之中的重要作用，故在寫作文章之時，必然注意音韻的抑揚。正如《梁書·王筠傳》載：

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蹠”，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五雞反。”^①

王筠讀霓為五激反，得到沈約讚許，原因在於五激反是仄聲，如此則與蹠字相配為仄平，否則讀為五雞反則為平平，並不符合沈約所謂：“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

① 唐姚思廉撰《梁書·王筠傳》，中華書局，1992 年版，第 485 頁。

則後須切響。”之意。^①由此亦反映出沈約行文之時，也有斟酌字音的平仄聲以及平仄聲在字句當中的調配。統計沈約賦作合律之句，除《郊居賦》外，四言合律之句共十一對、六言合律句共十三對，反映出合律之句，仍較不合律之句為少，故沈約在駢賦的音律應用方面，仍在雛型階段，卻也對於駢賦音律化有一定的貢獻。

（二）駢賦以外的駢文與語言形式

沈約賦體以外的駢文，突出表現為文體與題材的多樣。不論序、論、碑、銘、行狀、願疏、講疏等，均有以駢體形式寫作的作品。題材方面，包括經濟理論、文論、棋藝、佛理、悼亡等。凡此均在說明駢文應用範疇的廣泛。

1. 議論駢文與文章三易說

其《辯聖論》、《宋書·謝靈運傳論》及《晉書·食貨志論》均為用駢體寫作的議論文。《宋書·恩倖傳論》為《文選》選錄，雖亦有使用駢偶句式，但畢竟以散句為主，不能算作正式的駢文。就文章的達意而言，並未因為使用駢體而受到較大的阻礙。適當的駢散句並行使用，是議論駢文常用的手法。散句有助議論的順暢表達，不受形式的拘束；駢句則有助意義的對照與並列。沈約的議論駢文亦能注意此點。《辯聖論》旨在闡明“聖人”的含義，並舉出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為例，逐一探討。《晉書·食貨志論》環繞“食”與“貨”兩個重心，展開對經濟問題的討論，並指出棄農從商等經濟方面的弊端。

《宋書·謝靈運傳論》則概述自上古以來，中國詩歌的發展概況，並強調“音律調韻，取高前式”的重要。三篇文章，主旨明確，並未因為使用駢文的寫作形式而變得含糊。主要原因，是除了因為駢、散句合用得宜之外，亦由於作者實踐其“文章三易”的審美原則。《顏氏家訓》引沈約之言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觀乎以上三篇，用字趨於平易，甚少生澀僻奧的字詞；用典一方面不多，即使有亦不見得故意搬弄，故能使文章的旨意暢達。

《晉書·食貨志論》與《宋書·謝靈運傳論》均有使用複句對，一方面增加寫作難度；一方面增加音韻流轉之美，誠為非韻文類的文體中，增強音韻美的途徑之一。《宋書·謝靈運傳論》更出現五言詩句：“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見沈約有意借助詩歌的藝術特質表現於文章之中。駢體本已為詩化的寫作形式，於此更突顯其詩化的痕跡。此外，其寫作方式與《文心雕龍》也有相似之處。如紀述作家的藝術風格，多用對句以概括之，如：

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① 梁沈約撰《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779頁。